

睡眠的奴隶

科幻小说
L. RON HUBBARD
洛伯德·哈伯德

SLAVES OF SLEEP

一个充满幻想和恐怖的故事，开创了当今恐怖小说的先河。

时代文艺出版社

L · R O N

H U B B A R D

睡眠的奴隶

00122176

刘艳红 / 译



石化 S1221764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事的鼻

最好

THE SLAVES OF SLEEP

Copyright © 19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 L. RON
HUBBARD LIBRARY 授予中文版独家专有出版权。

吉权图字：07-1997-140

睡眠的奴隶

作 者：[美] 罗恩·哈伯德 译者：刘艳红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1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达森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13 千字

印 张：7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182-1/I·1134

定 价：9.80 元

译者序

读者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智者所罗门吧！他曾是以色列的国王。据说在他统治时期，妖魔横行于人间，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魔法制服了他们，并把一些妖魔密封在铜瓶里，扔进了大海。许多年以后，有人打捞上来其中的一只铜瓶。它辗转几人之手，最后落到《睡眠的奴隶》的主人公詹·帕尔莫的手上，从此引出一连串妙趣横生的故事……

《睡眠的奴隶》及其续篇《睡眠的主人》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拉斐德·罗恩·哈伯德的神秘小说的代表作。《睡眠的奴隶》以詹·帕尔莫在人间和魔域的经历来展开故事。

在人间，詹博学但软弱，受制于人。他处于一群自私、贪婪、虚伪、冷酷的人们的包围之中，压抑着自己的个性。他苦于自己的处境有如金丝笼中的小鸟，急欲挣脱，反抗，却又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

铜瓶改变了他的命运……

詹在魔域中是以水手泰戈的面目出现的。泰戈勇敢，机智而又叛逆，虽然他的行径充满了恶作剧的色彩。

随着情节的发展，詹的博学与泰戈的机智和勇敢渐渐融合在一起。詹和泰戈也融合为一个比较完美的“人”

我在翻译本书时，深为作者机智的语言、巧妙的情节安排而叹服，并为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同时，我又感到作者似乎不仅仅只想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而且一直在探索“人”的奥秘。

人间的众生相是否暗示了作者对于社会中受贪欲驱使的那群冷漠而又寡廉鲜耻的人的蔑视和批判？

在魔域中把人类安排为奴隶是否有其特殊目的？这一部分颇似英国著名小说家斯威夫特的名篇《格列佛游记》中的第四部分——在以充满理性的马为统治者的国度里人类只是一群肮脏、邪恶而又愚蠢的奴隶。这类似的情节安排是否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中的邪恶的鞭挞，以及对当时人类社会的讽刺呢？

在作品结尾，作者树立起的詹的崭新形象是否寄托了作者对于“人”的某种期望呢？

相信聪明的读者在读完小说后定会得出自己的

结论，对作品也会有独特的诠释。如果作品能够激发您的想象力，并促使您对“人”有更深刻的思索，那我相信作者定会感到欣慰的。

拉斐德·罗恩·哈伯德是一个阅历丰富，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他的作品涉及诸如社会、文化、艺术、哲学、经济等领域。除神秘小说外，他在动作小说，冒险小说，西部小说，悬念小说及科幻小说等方面都很有成就。

哈伯德世界的大门正为您而敞开，走进去，定会让您流连忘返，获益匪浅。

刘艳红

1997年11月于长春

前 言

——给好奇的读者的话

在这个多疑的时代，有许多人惯于嘲笑任何与神秘科学或者巫术有关的事物。他们不相信魔术、符咒和占卜的功效，并坚信这些从来都不存在。对于这样坚定的不信者，过去年代的证明形同乌有。他们坚持须有自己亲身的感受才能相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体验，便否定这样的巫术，他们看不到当这个世界越来越精通自然科学时，超自然的力量便变得多余而被废弃。人工的过于大胆的发明取代了人类的谜，然而仍有一些固执己见的人认为这些神秘力量是存在的，只是由于人类的发明创造而使它们处于一种潜伏状态。护符仍然是护符，它拥有它全部的、内在的、令人敬畏的特性，尽管它也许在海底或在古董商的积满灰尘的柜子里沉睡了数载，比如说智者所罗门的玺，就因其对神魔、魔鬼及妖术有巨大的控制力而闻名。不管它现在在那儿，

谁又能肯定这个玺就不具有使之在过去辉煌的那些惊人的特性。那些心持怀疑的人应经常去塞拉曼卡，去探索圣·西普兰的洞穴，去揭示它隐藏的秘密，然后再做决定。对于那些不愿受苦的人也要剔除疑虑，真诚地相信过去的传说。

因此华盛顿·欧文曾在一个故事中为一个受魔法迷惑的士兵而申辩。下面要讲的故事也许不及他的故事精彩。至于苏里曼^①的玺，建议大家留心看一下克尔克的作品。至于神魔，它是“天才”这个词的词根，已得到广泛承认。对于神魔的不完整的看法源自对《天方夜谭》枯燥无味的儿童译本。在原著中（它其实是以传奇故事的形式来传播阿拉伯的历史），这一题材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对于热情的探索者，我推荐伯尔顿的版本，尽管它在美国是一本禁书，很难找到。但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有一整套。在那里，聪明的图书管理员专为有关巫术的著作分出一类。

人是一种非常固执的生物，他宁可把自己置于发明的“法”中，也不愿心甘情愿地接受超自然事物所提供给的更真实、更简单的解释。不过，把无所不在的神魔归为超自然事物确实是对他们的歪曲。

① 译者注：全名苏里曼·本·达任德，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那么，我就把你委托给你今后的恶梦吧。

罗恩·哈伯德

1939 年于太平洋西北部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铜 瓶.....	(1)
第二章 神魔的报答	(17)
第三章 永世不眠	(34)
第四章 怜 恫	(51)
第五章 女 王	(67)
第六章 钟 瑞	(97)
第七章 魔 环.....	(110)
第八章 秦 戈.....	(124)
第九章 睡眠的秘密.....	(129)
第十章 神庙舞娘.....	(146)
第十一章 审 讯.....	(173)
第十二章 战 斗.....	(181)

第一章 铜 瓶

詹·帕尔莫疲倦地皱着眉看着站在码头上的汤普森。像许多邪恶的渡鸦一样，除非是略带指责地告诉詹应该做生意，而不是做航海之类的琐事，否则他是不会露面的。詹心不在焉地驾平底船四处飞驰，然后穿过蜿蜒的帕吉特海湾疾驰回来。他逆风行船，驶近码头。汤普森弯下腰去接系统——看起来不像是想要帮詹靠岸，而更像是要拘捕詹。

詹松开船首三角帆和主升降索，把帆降下来。他假装没注意到汤普森。他常拿近视做借口，尽管实际上他的眼睛什么毛病都没有。他发现在和人类的艰难的对抗中眼镜对他很有帮助。

“大学的那位先生又来见您了，帕尔莫先生。”汤普森以怒容为这样一个博学的人所受的待遇表示不快。除了詹以外，汤普森钦佩每一个人。“他已经等

了两个多小时了。”

“我希望，”詹说，“我希望你对这个人说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他一边说，一边从桅顶上把帆索滑下来，尽管在这样的天气他没有必要卸帆。“我对他无话可说。”

“他似乎不这么想。真够羞愧的，你竟没有意识到像他这样的人要见你是多大的荣幸，如果你父亲……”

“我们非要谈这事吗？”詹恼火地说，“我不想和这样的人谈话。他们……他们使我紧张。”

“你父亲可从没有这样的问题，在他生前我告诉过他，这是一个错误……”

“我知道，”詹叹息着，“这是一个错误。但我没要求做他的继承人。”

“一个健康的人在年轻时，从想不到要留份遗嘱。你做为他的儿子，至少应出于礼貌见一见一个想见你的人。一周以来，你从没去过办公室，甚至都没走近过它。”

“我一直都很忙。”詹辩解道。

“忙！”汤普森说。捏着他的长鼻子好像忍不住要大笑。很久很久以前，在詹还不会自己吃饭的时候，他就发现侮弄这个孩子轻而易举，而且不会犯任何错误。“有十五条班船需要你调度，你却忙于一艘帆船。你还让那位绅上等着。”

“我不会见他的。”詹用一种略带挑战而实则已流露出妥协的口气说道。“他找我没什么正经事，是关于那个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他想要它，可我离不开它。他会缠着我连哄带骗……”他坐在舱口拦板上，把脸埋在手掌里。“噢，为什么，”他哭泣着，“为什么人们不能离我远点。”

“如果你父亲听到这话，在坟里也会感到震惊的。”汤普森残忍地说。“你像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样坐在那儿哭，一点儿用都没有。这位绅士是大学的教授，他已经等了你两个小时了。只要你姓帕尔莫，就会不断有人来拜访你。现在跟我来。”

詹非常生气，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应该把这个老秘书扔回他该呆的位置。他跟着走上那条由海滩通往一座大厦的路。大厦四周环绕着花园。

从理论上讲，这个地方是他的，全部都是他的，但那只是从理论上讲。实际上它被一个上了年纪的姑婆霸占着。最近，遗嘱检验法庭的不公正使她那本已坏到极点的脾气更坏了。

她正等在屋里。她的黑衣服僵硬地挺着，那针尖般的眼睛朝下看着，准备好要对詹挑刺儿。

“詹，你怎敢把那块毯子浸在盐水里！基于你对于我——尽心尽力想给你一个体面的家的看法，人们会认为你在受气。詹，别把帽子扔到桌子上，客人会怎么想！”

“好的，埃瑟尔姑婆。”他屈从地答道。他希望他有胆量说，显然这个房子只是给客人准备的。然而，他想他永远也不会说。他拿起他的帽子，然后向门廊走去。门廊通往他的书房，在门廊末端是一个教堂。不论房子里别的房间怎么样，他的房间就是他的城堡。除他以外，在所有人眼里，那里简直是乱做一团，会令看到的人大吃一惊。

实际上，那个地方并不真的乱做一团，里面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摆设，它们都是在他父亲的“纵容”下从杂乱而又充满灰尘的阁楼上抢救回来的。到目前为止，帕尔莫家的人已经环游了世界，从许多奇异的海滩上捡选的漂浮残骸堆满了这些房间。尤其是一个堂兄，现在长眠于远离马达加斯加的地下。他对奇特的事物独具慧眼，他贡献了所集长矛和头饰的大部分，还有那全部镶嵌着珍珠和象牙的极美的黑檀木桌子。

这是一个避难所。詹发现只有在他远离人类之后，才能重获宁静，这着实令他恼火。

弗罗比斯教授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恭敬地点着头。紧接着他伸了个懒腰，可以看出他可能在那个垫子上坐了有两个小时了。詹毫无热情地审视着他。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詹只热情地问候一个人，并且她……唉……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教授是那种充满活力的人，是詹最不相信的那种人，要想驳倒这

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我想你是帕尔莫先生？”

在握手的压力下詹有些畏缩，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紧张地在桌子周围转来转去，并开始装烟斗。

“帕尔莫先生，我是弗罗比斯教授，是大学的阿拉伯学家。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唐突，真的，对我来说如此地占用您——西雅图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的时间无疑是非常鲁莽的。”

他有所求，詹对自己说，他们都有所求，他点燃烟斗以避免直视那个家伙。

“我早已听说你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模型——请原谅我直说来意。但我知道您的时间是何等宝贵。我想这个模型被发现于突尼斯的废墟中并被送给了你的父亲……”

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但詹却没太注意听。他烦躁地走向宽敞的窗户，伫立着凝视着那蔚蓝的海水。远处是绿意渐浓的青山，再远处是闪着圣光的，白雪覆顶的奥林匹克山。他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智慧，能自己呆在外面。下次他会带上足够一两天的食物驾着他的单桅小帆船出游，但同时他想到了可能由此而引发的愤怒。他知道他决不会那样做。他转过身来，无助地一口一口抽着烟斗，看着那个阿拉伯学家。突然他发现尽管那个人不断地说着，并不断

指向那个放在巨大的黑檀木桌子上的古老的独桅三角帆船，但他的兴趣并不在那里，他为此一震。那么，也许从刚进屋时起，弗罗比斯的眼睛就一直游移于屋里一个黑暗的角落。詹想弄清楚在所有这些陈列物中是什么激起了这个充满热情的人的贪欲。当然，仍然停留在现在的话题上使教授很难受，并且他也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詹应把这一珍贵的模型赠送给大学。

詹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尽管不尽人意，但无论如何还是很完整的。他的父亲过于迷恋航海而没有时间抚育儿子，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全家人用这个男孩费力地支撑他们各自的骄傲，而在老帕尔莫面前却又不得不做出谦卑的样子。做为帕尔莫家的人，让这个孩子受普通教育是不合适的。他甚至没有享受到少年伙伴带来的安慰。现在，在他二十七岁时，他彻底领悟到这一事实：人无论做任何事都会考虑个人所得。如果人们背道而行，就会被看作不正常。这个教授似乎还想要除了那个帆船以外的什么东西。

詹在屋里踱来踱去，表面上看毫无目的性。最后，他转来转去来到那个一直吸引着弗罗比斯眼睛的角落，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启发。这里只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放剑的架子和一个用铅塞密封的非常古老的铜瓶。其它东西都太普通，因此一定是那只铜瓶。

但是请问，一个阿拉伯学家在这个东西上能发现什么？詹不得不努力想着——一直以一种平静甚至是怯懦的面容去回忆瓶子的历史。

“那么，”弗罗比斯下结论说，“如果你能把这个模型最终借给我们的话，那你着实为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上再也不会有和这一样的东西了，它将使我们对古阿拉伯的航海业有更深刻的认识。”

詹在心里说不，但你要知道那样的话，这个家伙将会留下来并争论不休。他自己非常喜欢那个有着奇异的坚固的索具的小帆船。

“我想你可以把它拿走。”他说。

弗罗比斯没有想到这么轻易就达到了目的。但即使这样，他并不太高兴。他说詹是一个对科学有贡献的人。他把这个模型放进它的柚木木匣中，然后迟疑地伸手去拿帽子。

“我非常感谢你。”他又说，“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帮助。”

“没什么。”詹说着，心里琢磨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教授仍然找借口谈家常，拖延着时间。最后他实在无话可说，只是站在那玩弄着他的帽子。詹嗅到了麻烦，他不知道如何或为什么，但他嗅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房间。”教授最后说：“你们家人一定总去世界七大海洋旅行，当然他们会得